

奖

埃德加·爱伦·坡奖最佳小说

Cinnamon Rose

西马隆河的玫瑰

〔美〕詹姆斯·布克 著

马士奎 李强 胡六月 译

群众出版社



埃德加·爱伦·坡奖
最佳小说

Cimarron Rose

西马隆河的玫瑰

[美] 詹姆斯·布克 著
马士奎 李强 胡六月 译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2006—136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马隆河的玫瑰 / (美) 布克著. 马士奎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 1
(爱伦·坡奖最佳小说)

ISBN 978-7-5014-3853-6

I. 西… II. ①布…②马…③曹…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512 号

选题策划: 晓 潇
责任编辑: 晓 潇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西马隆河的玫瑰

[美] 詹姆斯·布克 著

马士奎 李 强 胡六月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 qzs@qzchs.com

网址: 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26,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014-3853-2 / I · 1605 定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译者简介

马士奎

山东费县人。

北京大学翻译专业博士。

现在北京某高校担任翻译课
教师。



选题策划：晓 潇

责任编辑：晓 潇

封面设计：董 睿

写在阅读之前

侦探小说首创于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他以神来之笔塑造了世界第一侦探杜宾这一成功的文学形象，并奠定了侦探小说写作的基本模式。1867年，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创造的世界名探福尔摩斯横空出世，吸引了不同时代无以计数的读者。自那以后，侦探小说的创作不断繁荣，涌现出众多的侦探小说作家和深入人心的侦探形象。

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为鼓励和繁荣侦探小说创作、奖励全世界优秀侦探小说家，于1946年创设了历史上第一个侦探小说奖——埃德加·爱伦·坡奖（The MWA Edgar Allen Poe Award）。该奖以埃德加·爱伦·坡的名字命名，既是对埃德加·爱伦·坡之于侦探小说贡献的最高褒奖，也是侦探小说作家和读者对这位大师的最好纪念。作为世界侦探小说领域最引人注目、最具权威性的奖项之一，该奖最初设有最佳处女作、最佳短篇、最佳罪案实录、最佳舞台剧奖，以后陆续增设了最佳评论或传记、最佳少儿侦探小说、最佳青年侦探小说、最佳电视剧集、大师奖等一系列奖项。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增设于1954年，专为奖励在美国以英语出版的世界各国作家的优秀长篇侦探小说。

可以说，埃德加·爱伦·坡奖自创立之日起就备受推崇与关注。全世界侦探小说作家莫不以获得此奖为荣，侦探小说迷也以获奖作品为阅读的风向标。其中，最佳小说奖甚至被誉为世界侦探小说领域的“奥斯卡奖”。几乎所有荣获最佳小说奖的作品，最后都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使得原创图书与影视作品相互呼应，风靡全球，尽享赞誉。

群众出版社五十年来，一直以翻译出版世界优秀侦探小说为特色，并以介绍世界优秀侦探小说为己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出版社就翻译出版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如《四签名》、《血字的研究》、《巴斯克

威尔的猎犬》等。以后陆续出版的经典侦探小说有《莫格街凶案》、《月亮宝石》、《希腊棺材之谜》、《黄屋奇案》、《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点与线》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深得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的厚爱。近年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侦探推理文库》、《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等选本，也被媒体及侦探小说迷推举为经典侦探小说的权威读本。

如今，群众出版社有意借重埃德加·爱伦·坡奖的权威影响，不惜重金，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曾获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的作品。首批遴选的有《针眼》、《沉默的乔》、《无解之心》、《承诺之地》、《西马隆河的玫瑰》。这些作品在巧妙的情节及强烈的悬念设置之中，更是注入了作者对社会及人性的深层关注，使得侦探小说在智慧的游戏与真相的探求之外，多了一份厚重与深刻。而这一切，又将使得我们的阅读直逼神经，沁入灵府。

正如每年4月的埃德加·爱伦·坡奖颁奖日是全世界侦探小说家与侦探小说迷翘首企盼的盛会一样，群众出版社也希望每年一度的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图书的翻译出版，能为广大读者与侦探小说迷带来些许阅读的快意，能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盛会。

编 者

二〇〇七年一月



詹姆斯·布克 (James Lee Burke)

詹姆斯·布克 1936 年出生于得克萨斯的休斯敦。在得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州交接的海湾地区长大成人。

1958 年，他在路易斯安那西南学院获得了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60 年在密苏里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他先后从事过下述工作：西克莱石油公司的土地测量员、管道工、土地调查者、报纸记者、英语系教授、洛杉矶的社会工作者、路易斯安那就业服务机构的办事员及指导老师。

他与妻子皮尔相遇于大学，有着四十六年的婚姻了，生养着四个孩子。

布克创作的小说多达二十三部。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优秀作品：《Bitter Root》、《Purple Cane Road》、《Cimarron Rose》、《Jolie Blon's Bouce》和《Dixie City Jam》。

他是少有的两度荣获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的作家。《西马隆河的玫瑰》(Cimarron Rose) 1998 年获此殊荣。

他也曾荣获下列奖项：Bread Loaf、Guggenheim Fellowship、NEA grant。

他的两部小说——《Heaven's Prisoners》、《Two for Texas》被改编成了电影。他的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新故事》、《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南方评论》等刊物上。他的小说《The Lost Get - Back Boogie》由路易斯安那出版社 9 年印刷 111 次，并获普利策奖提名。

布克与妻子现居路易斯安那。

导读

玫瑰的魅力与向善之心

“我”从警察岗位上退职了，当上了专职律师。

一位十五岁的女孩先被奸、后被杀。少年卢卡斯被当成嫌疑人投进了监狱。

从一开始，我就对案件的审理有所怀疑。但所有的证据都对卢卡斯不利。后来，我又发现卢卡斯对“我”撒了谎。

犯罪现场的所有少年里，“我”认为，卢卡斯最不可能犯罪。但苦于没有为其脱罪的证据。

卢卡斯在监狱偶尔听到一个名叫穆恩的囚犯的话，案情由此别开生面。

自称是墨西哥缉毒警的费利克斯与当地富豪杰克勾结在一起，坏事干尽。穆恩知悉不少内情。逃狱之后，穆恩成了费利克斯与杰克的追杀对象。

原来，被谋杀的少女罗森娜曾长期为杰克提供性服务。但怀孕一事很让杰克为难。

他的智障儿子达尔与少女也有染。达尔疯狂之下杀害了罗森娜，恰好为他的父亲杰克解了围。

杰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阻止真相被发现。

班尼从杰克一家的利用与掌控中醒悟过来，他的证词开启了真相之门（他曾为达尔代考，被学校开除。后进了杰克的公司。还成了达尔母亲的情人）。

作品触及了人性深处的弱点，那就是人类的暴力倾向。“我”是一个警察，曾在镇暴行动中失手打死了自己最好的搭档、最亲密的朋友。自此以后，我便当上了专职律师，想远离暴力。但遭遇犯罪时，我心中的暴力因子又在跃跃欲试。我不断从曾祖父山姆的日记里获取信心。山姆在西马隆河边爱上“玫瑰”姑娘，内心的暴力倾向不断地屈服于爱情，从而修正了自己的人生。

“我”在卢卡斯案件中，不畏强暴，坚守正义，最后运用法律，让魅影自现。可谓折冲尊俎，不战而胜。

《西马隆河的玫瑰》在侦探小说的外壳下，涌动的是对于人性的深层思考。

1

我的曾祖父名叫山姆·摩根·霍兰德，靠贩卖牲畜为生。每年，他都会从圣安东尼奥^①出发，沿着奇泽姆古道^②，把牛运到堪萨斯^③。在他的前半生里，威士忌、印第安人，还有盗牛贼，都是他的敌人。在大半个俄克拉荷马地区^④，他常常会目睹牛群在瓢泼大雨或电闪雷鸣中惊恐不安的样子。

或许是喝了太多的威士忌后失去理智，或许是在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之后备感沮丧，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常常诅咒上帝和整个人类，还在几次决斗中枪杀了五六个人。一天早晨，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将衣帽和考特枪挂在树上，浸在瓜达卢佩河^⑤中接受了洗礼。但曾祖父山姆依然无法得到内心的安宁。每逢礼拜日，在浸信会的旧教堂里，他总是坐在讲坛近旁的长凳上忏悔，内心充满无可名状的痛苦，久久难以释怀。一个月后，他决定策马赶往圣安东尼奥。他要在那里消灭对威士忌的欲望。他别无良策，惟有一醉方休，直到脑子里纷乱的声音不再困扰他。

就在这条古老的车马道上，他遇到一个眼窝凹陷的传教士。传教士的

① 圣安东尼奥 (San Antonio)，美国德克萨斯州中南部城市，位于圣安东尼奥河畔。

② 一条古老的商贸通道。

③ 堪萨斯州，美国中部一州，1961 年被批准为第 34 个州。

④ 原文为“Oklahoma Territory”。“Territory”指准州，即美国尚未成为州的地区。俄克拉荷马州位于美国中南部，于 1907 年被接纳为美国的第 46 个州。

⑤ 瓜达卢佩河 (Guadalupe River)，美国德克萨斯东南一河流，长约 402 公里 (250 英里)，位于圣安东尼奥河东南，注入圣安东尼奥湾。

脸上带着烙印，显然是西马隆河北岸的科曼奇人^①用炽热的马蹄铁留下的。出乎曾祖父山姆的意料，传教士让他同自己一起跪在树阴下。突然，他双手捧住曾祖父的脑袋，任命他为牧师。此人一言不发，将一本《圣经》靠在山姆卷起的雨衣上。随后，尘雾弥漫，传教士消失在山坡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此后的日子里，曾祖父山姆来到牛群的营地，在马背上给人们讲道。当初靠贩卖牲畜为生时，他也曾多次迈进这些用碎帆布和破马车板搭成的帐篷里。

他的儿子，海克贝里，在我们家族里被称为“大个子爷爷”。海克贝里是一名德克萨斯骑警^②，曾将潘乔·维拉^③赶回墨西哥老家。还是一个年轻警官时，他把约翰·韦斯利·哈丁^④关进了县城的监狱。几十年后，在达拉斯一个曾被称为“沼泽”的地方，他佩带着警察徽章，将大盗克莱·巴罗^⑤的尸体头朝下，掼进了垃圾箱。

但是大个子爷爷总会设法让你确信，当邦妮·帕克和克莱这对雌雄大盗被德克萨斯骑警困在车中，并且被勃朗宁自动步枪和汤姆逊 45 冲锋枪打成蜂窝时，他并非身处路易斯安那的阿卡迪亚。

有一次我问他：“你们不觉得他们罪有应得吗？”

“大家没拿他们当小孩。不打他们一百枪是制服不了他们的。我看我倒像一个糟糕透顶的骑警。”他如实回答。

祖父和曾祖父都生性暴烈。他们的眼睛都很特别。眼神飘忽不定，透

① 西马隆河（Cimarron），发源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北的一条河流，向东流经堪萨斯州西南，在俄克拉荷马州北部汇入阿肯色河，流程约 1,123 公里（698 英里）。科曼奇族（Comanches），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② 德克萨斯骑警队（Texas Ranger），德克萨斯人于 1835 年组织的骑兵团，活跃于前线维持秩序。

③ 潘乔·维拉（Pancho Willa, 1877? - 1923），墨西哥革命领导人。墨西哥革命战争（1910 年）后竞选总统未成，后来预谋推翻当权总统维纳斯特诺·卡兰萨（1914 - 1915 年）。

④ 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 1853 - 1895），美国西部历史上著名的枪手。

⑤ 美国电影《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中的男主人公，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为女主人公。

着凶光。这种眼神在军人中比较多见。当他们进入梦乡后，他们枪下的亡灵常会光顾。在他们临终时，这些亡灵也在一边守候。当我还是休斯顿的一个年轻警官时，我深信他们的这笔“遗产”决不会由我继承下来。

但是，如果自己家里有酒鬼，很可能你也难免会贪恋杯中物。每天黎明时分，在你心中升腾起来的冲动，并非总得由炉中的炭火来引燃。

我独自住在一座用紫色砖块建造的三层楼房里。这座带有维多利亚后期风格的建筑距戴夫史密斯小镇——同时也是县城所在地——大约二十英里。房子有一个两层的阳台，还有一个封闭的甬道，木器都刷成了乳白色。前后院都为白杨树和香桃木丛，以及栽有红色或黄色玫瑰的花台所环绕。

我在阳台上用大壶泡太阳茶，在后院的楝树下为朋友们做烤肉。有时和一群墨西哥少年一起，在我的农场后面占地两英亩的池塘（或者叫湖）里钓鱼。但每到晚上，我走在橡木或桃木地板上，脚步声就会在空旷的房子里回响，好像石头落入枯井。

先人们的亡灵不曾光顾这里，但另一个人的亡灵确曾光顾过。这就是L. Q. 纳瓦罗。他活着的时候算得上我所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乌黑的头发，宽阔的肩膀，棕色的皮肤光滑得就像刚刚染过的皮革。他在这儿出现时还是临死前的那副穿着，暗色细条纹的西装，满是尘土的皮靴，松软的灰色宽边帽，雪白的衬衫，手工制作的枪带和套子里的手枪挂在大腿上——事后想来让人觉得有些滑稽。还有一支红玫瑰的花茎插入衬衫最上面的纽扣眼中。

有时候，他消失在阳光中，身形化作无数金色的微粒。有时候，我会做一些无偿服务工作，算是一种徒劳的自我保护。此时，我的幽灵客人就会宣布暂时对我实行特赦，每天晚上独自在远处山坡上的牡豆树和黑杰克橡树^①丛中耐心地等候。

4月的一个星期日上午，10点钟，电话铃响了。

① 黑杰克橡树（blackjack oak），一种脱叶橡树，原产于美国东南部，有黑色树皮和树叶，在其变宽的叶脉顶有三条浅叶脉。

“他们把我儿子弄到监狱去了。我想让他出来。”电话里的人说。

“是你吗，弗农？”

“不，是木料堆里的苦力。”

是弗农·斯摩瑟斯。我一生中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生意上和他打交道。他租种我的四十英亩土地。我一度打算白白付给他钱而不让他来干活。

“他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我问。

听得出弗农的嘴里在嚼着什么，或许是一块硬糖。我几乎看得见他眼神中让人头痛的念头。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总能从人家的话中找到什么圈套。

“弗农？”

“他又喝醉了，就在河边。”

“找个证人。”

“他们都撒谎……他们说他在那儿强奸了一个女孩。”

“那女孩在哪里？”

“在医院里。她没有知觉，说不出是谁干的。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证据。是这样吗？”

“你得答应我……如果我把他弄出来，你不能动他。”

“你他妈能不能少管闲事？”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县法院大楼是用砂岩建成的。周围是高高垫起的绿色草坪，还有许多小橡树，树冠一直伸到三楼。这儿的看守名叫哈利·斯威特。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半张着嘴，似乎在耐心地想弄清说话人的思路。但他算不上一个聪明人。还是当助理治安长官的时候，他这里羁押的许多黑人和墨西哥人最终都没有入狱。后来，如果这些人看见他走过来，没有人会继续呆在同一条人行道上。

“想见卢卡斯·斯摩瑟斯，对吗？我们这里 12 点半开饭。最好过了这个时间再来。”他用马鞭抽打桌子上的一只苍蝇。他呆呆地看着我，眼神里透出一副懒散的样子。天知道他在期待什么。

“好吧，如果你觉得该这样。不过，哈利，从现在起，如果我不在，最好别审问他。”

“你要当他的代理人吗？”

“对。”

他站起来，打开一扇嵌有毛玻璃的门，走进里间办公室。他拿回几张宝丽来照片，扔在桌子上。

“好好看看那女孩的样子。这就是他干的。她的阴道里有精液，他的裤子里也有；她的手指甲里有皮屑，他的身体上有抓痕。我想象不出实验室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真该好好考虑是否接这个案子，比利·鲍伯。”他说。

“那女孩当时在什么地方？”

“离他醉倒的地方有 30 码。”他开始喝咖啡，然后放下杯子。他身上那件带按扣的银白色牛仔衫微微发亮。“活见鬼，你竟然肯在星期日上午为一个连屎和豆酱都分不清的小子费工夫。我得上楼招呼一下。你知道电梯在哪里。”

别的高中男生有的打棒球，有的练田径，卢卡斯·斯摩瑟斯却偏偏弹起了吉他，后来又操起曼陀玲琴，班卓琴，还有多拨柔^①什么的。他频繁出没于地下夜总会，仅仅为了音乐而参加野营集会，离家到堪萨斯州的威奇托看比尔·门罗演出。他对那些与乡村音乐家生平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如数家珍，如汉克和莱弗蒂^②、基蒂·韦尔斯、鲍博·威尔斯、“奶油面包团男孩”^③、罗斯·麦多克斯、帕特西·蒙塔拿等。这些名字属于美国音乐史上的劳动者音乐时代，早已和投币式电唱机一起成为过去。

在弦乐器上，卢卡斯的手指充满灵性，让人称奇。但在父亲眼中，他

① 多拨柔 (Dobro)，尤见于吉他和班卓琴的一种弦乐器商标名。

② 即 Hank Williams Sr. (1923 - 1953) 和 Lefty Frizzell (1928 - 1975)，美国乡村音乐家。

③ 即 “the Light Crust Doughboys”，20 世纪 30 年代活跃的美国乡村乐队。

的手指就像他本人一样，没有半点用途。

有一次，弗农碰见十六岁的儿子正在兰帕萨斯的一个酒会上弹三弦琴，随后便在前院操起磨剃刀的皮带教训儿子，下手非常毒辣。一个过路的卡车司机从驾驶室出来拧住他的胳膊，卢卡斯趁机逃到邻家。

这时的卢卡斯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牛仔裤，脚穿一双破牛仔靴，坐在狭小的单人牢房的床沿上。他脸色灰白，隐隐可以看出一丝恐惧和酒醉后的不适，略带红色的金发被汗水浸湿了。带按扣的衬衫就扔在脚下。这是一件带黑白格子的西部衬衫，肩部的白布上缝了微型的金喇叭。这衬衫还是他当初加入小矮子俱乐部乐队时花四十块钱买来的。

“感觉怎么样？”我问。看守在我身后锁上了实心铁门。

“不太好。”他的手腕很结实，一双大手捧在膝盖上。“他们跟你说起那个女孩了吧……我是说，她现在怎么样？”

“很糟糕，卢卡斯。怎么搞的？”

“我也不知道。我们离开了小矮子俱乐部，这你该知道，就是河边的那个娱乐场所。我们在卡车上做了那事。我脱了裤子，别的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靠着他在床铺上坐着。床是铸铁做的，用铁链吊在墙上。长方形的床上有一个满是褐色黄色污渍的床垫。我拽起他的手，抚摸着，用大拇指压在他的指关节上，一直留神观察他脸上现出的畏缩的神情。

“今天下午一位女士要来取你的指纹。这期间小心别碰破手。”我问，“那姑娘是谁？”

“她叫罗森娜。我就知道这些。她和另外一群人来的。他们先走了，我和她又喝了不少酒。霍兰德先生，我不会强奸谁，也不会狠揍一个女孩。”

“你怎么会知道？”

“先生？”

“你都忘了自己做了些什么，卢卡斯……看着我。不管他们怎么许诺，不要在任何东西上签字，不要回答任何问题，什么也别说。记住了吗？”

“是我父亲让你来的？”

“不完全是。”

他的蓝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看得出它们在企图进入我的内心世界。

“你需要朋友。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说。

“我不算聪明，但也不傻，霍兰德先生。你和我母亲的事我知道。我不想追究。那对我算不了什么。”

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大街上，人群正从一座砖砌的尖塔教堂中涌出。棉白杨的种子随风飘荡。我好像闻到了厨房后面烤鸡的味道。

“想让我当你的代理人吗？”

“是的，先生。我当然希望会这样。”

他漫无目的地盯着地板，再也没有抬头。

我在楼下哈利的办公室门口停下来。

“他受审的时候我会再来的。”我说。

“他干嘛非得把那女孩揍得屁滚尿流呢？”

“他没有。”

“我猜他都没有上她。大概她是自己搞的人工授精。”

“闭嘴，哈利。”

他用手指肚揉搓着下巴，嘴角带着微笑，眼睛懒洋洋地望着我的脸。

到了外面，我上了阿渥仑车，看见他正穿过法院的草坪走过来，阳光透过大树在他的脸上留下片片阴影。我关上车门等候着。他的一只胳膊吊在车顶上，腋窝现出一圈黑色的汗渍。他低头对我微笑，嘴里冒出这样一段话：“你当然知道该怎么堵住别人的嘴，比利·鲍伯。是的，先生，我肯定会满足你的。但我至少没有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有谁干过这事。再见。”

2

卢卡斯的审讯安排在星期一上午 11 点。8 点钟，我在法院遇到助理治安官，然后坐她的巡逻车一起去了河边卢卡斯和从小矮子俱乐部出来的那个女孩被发现的地方。

助理的名字是玛丽·贝丝·施维尼。她身着棕褐色制服，两条裤腿边上都有铅色的长条，头上斜戴着一顶警帽。她的脸上点缀着浅褐色的雀斑，深褐色的长发呈波浪状披散在肩上。她刚到这里上任，好像对自己的任务和我这个人都提不起兴趣。

“你以前在别处当过法官吗？”我问。

“军队刑事调查部。”

“退役后不愿到联邦调查局工作吗？”我说。

她眉毛一挑，没有搭话。我们路过了小矮子俱乐部。这家摇滚舞俱乐部就建在水里的桩基上。然后，车开进了松树林中已显萧条的野餐区。系在树干上的带子将犯罪现场围成不规则的八角形。

“当时是你接警吗？”我问。

“我是第二批到现场的。”

“知道了。”

我从巡逻车出来，走进现场隔离带。她并没有跟过来。

“女孩当时在哪里？”我问。

“河边的灌木丛里。”

“光着身子？”

“衣服扔在地上。”